

佩德罗·迈耶

C. NAHUTLECAS
MAR 81
LOTE 30

阿胡斯科社区

米拉马尔收藏



阿胡斯科社区

——佩德罗·迈耶

米拉马尔收藏

拥有超过六十年的摄影生涯和超过一百万张影像存档，佩德罗·迈耶承担起分享一系列丰富故事的使命，这些故事伴随着他不断演进的作品。这些故事不仅体现了他的摄影视角，更涵盖了他职业生涯中参与行业活动的重要部分。

米拉马尔收藏是一个回顾性且自传性质的合集，包含四十一本以上的册子，详细记录了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的摄影发展历程，直至近年引入诸如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阿胡斯科社区

位于墨西哥城科约阿坎南部的阿胡斯科社区，坐落在一片火山地带，与圣多明哥岩原和拉坎德拉里亚地区相似。这里的土地覆盖着从希特雷火山喷发而出的黑色熔岩。最初的居民在这片荒凉的岩石地上，凭借毅力和团结，把严酷的环境改造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他们搬运石块、开辟道路、建造住房，逐步建立起共同生活的基础。

正当路易斯·巴拉甘在不远处以熔岩与当地植被为元素，设计圣安赫尔岩原住宅区时，阿胡斯科的邻里却在为获取水源和电力而奋力抗争。五十年前，佩德罗·迈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个社区的日常生活：从拉博拉市场的热闹景象，到街坊邻里的聚会与节庆。他的照片捕捉到了一个由熔岩中诞生的社区的精髓——他们在艰难中筑起了属于自己的、有意义的人生。

法律声明页

出版基金

佩德罗·迈耶基金会 (A.C.)

丛书统筹

玛丽索尔·莫利纳 (Marisol Molina)

佩德罗·迈耶影像档案

埃莱娜·罗萨莱斯 (Elena Rosales)

编辑

佩德罗·迈耶 (Pedro Meyer)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Alexis Ortiz)

图书联合编辑

希梅娜·桑帕约 (Ximena Zampayo)

图像后期制作

佩德罗·迈耶 (Pedro Meyer)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Alexis Ortiz)

撰文

鲁本·阿吉拉尔 (Rubén Aguilar)

佩德罗·迈耶 (Pedro Meyer)

萨尔瓦多·乌埃尔塔 (Salvador Huerta)

文字润饰

特蕾莎·马丁内斯 (Teresa Martínez)

出版统筹

巴勃罗·迈耶 (Pablo Meyer)

书籍设计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Alexis Ortiz)

卡洛斯·门多萨 (Carlos Mendoza)

制作助理

维安卡·塞贡多 (Vianca Segundo)

莉丝贝·巴伦克 (Lizbeth Barenque)

亚历杭德拉·马丁内斯 (Alejandra Martínez)

© 佩德罗·迈耶, 2025
www.pedromeyer.com

本文件中的任何内容, 未经版权所有人或其继承人事先书面授权,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 无论是模拟方式还是数字方式, 亦不得用于任何用途。

出版地: 墨西哥城, 科约阿坎

二维码内含五种语言的翻译版本: 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中文和日语。

献给我的朋友鲁本·阿吉拉尔·蒙特韦尔德, 是他第一次带我走进了阿胡斯科。

我在阿胡斯科社区生活的那些年

作者: 鲁本·阿吉拉尔

一、1972年初识阿胡斯科

1972年6月, 我搬到墨西哥城南部科约阿坎辖区的阿胡斯科社区——那片由火山熔岩塑造的坑洼地形。那里, 极端对立的两个世界并存: 一边是贫困艰苦, 一边却已有相对富裕。

那时我25岁, 作为一名耶稣会见习团体的成员, 来此启动一个替代性大众教育项目。在完成哲学学业后, 耶稣会士通常会先参与两年的社会服务工作, 然后才进入神学学习阶段。我们四名“maestrillos”(即见习神父)连同导师阿尔贝托·纳瓦罗神父一起, 在省会长的指派下, 开展了“阿胡斯科项目”。

二、教育使命与社会转向

1970年, 墨西哥耶稣会省会长恩里克·马丁·德尔坎波决定关闭Patria学院。此决定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 《纽约时报》等媒体均有报道。从此, 耶稣会放弃了长期以来为精英提供教育的传统, 把关注点转向最贫困群体。

他们组建了Fomento Cultural y Educativo, A.C., 并在阿胡斯科建立首个大众教育项目。我们最初住在一处通过“traspaso”(原占地者转让权利)获得的非法占用地上, 那时只是一座纸板屋。

我们“四人组”的任务, 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 提供一个完整的大众教育替代体系。招收的学生多为无法进入公立学校系统的“辍学剩余者”。我们还设计和实施创新型成人教育模式, 并推动城市边缘地区无业青年的生产性项目。该项目由耶稣会神父翁贝托·巴尔克拉负责, 他任命我为负责人。

三、社区合作与教育实验

项目中不仅有耶稣会士，还有圣心会修女团、当地居住的在家信徒，以及加入工作的专业人士。我的第一个成人教育小组由参与新房建设的泥瓦匠组成，他们替换了纸板屋，组成一个文化学习圈，采用巴西教育家保罗·弗雷雷的方法论。

小组由聪明、求知欲强的萨尔瓦多·乌埃尔塔(昵称“Chava”)带领。他与阿姆帕罗结婚。从一开始我便与他们建立了深厚联系。阿姆帕罗因医疗疏忽在墨西哥社会保障署(IMSS)的医院去世，我曾陪伴Chava在医院得知噩耗。我们至今仍保持联系，已逾半个世纪。

四、艰苦建设与社区生机

许多社区居民来自瓦哈卡与米却肯州，他们用土填平火山地貌，自建房屋。一开始，大量建筑垃圾由城市各种地点运来倾倒，地铁开挖出的土也有不少用于填地。

前耶稣会士、现任伊波利坦大学建筑师的吉列尔莫·卡萨斯利用地势高低为基础设计房屋。我们希望社区居民能通过实际范例，像格兰·桑格尔的路易斯·巴拉甘那样，采用新的建造方式，但现实并未如愿。

Keta女士在占地初期取得土地，她帮我们做日常市场采购与烹饪。她没有出生证明，不知年岁。她总是热心、亲切，是我们与社区间的重要纽带。

我的父母——父亲鲁本·阿吉拉尔·蒙特维尔德、母亲艾莉西亚·瓦伦苏埃拉·加西亚——喜欢来看我们。当时父亲是Banco Nacional de México(Banamex)的董事之一。他们常带生活用品来探访我们，车子要停在好几条街之外，安保人员也会停在那里，然后步行前往我们称作“洞之家”的Chava团队建的新屋。父亲对我们的工作充满兴趣，想了解社区如何改善经济与社会状况。

五、摄影、友情与社区记忆

1974年，我父亲在IPADE的高层管理课程中认识了佩德罗·迈耶，两人成为朋友，至我父亲去世仍维系友谊。他邀请佩德罗来阿胡斯科社区，还特别说这是个值得一探的地方，还提到住在社区的耶稣会神父是他的儿子。书中的那张我的肖像，就是佩德罗在“洞之家”首次访问时拍摄的。

那日我陪同他在社区里走访，他拍下了很多本书中的照片。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当年街道一半是熔岩地，一半是填土。邻居常在周末自发组织，凿石、铺平街道。只有社区入口那条主干道，供卡车进出，是唯一铺设的。这些不平坦的道路清晰地见证了人们生活的艰辛与坚持。

六、群体建设与共享希望

社区中有房子是瓦楞纸板与堆叠石块建成，也有半建成的水泥砖房。房屋是否能扩建，取决于经济条件。整片社区一直在持续建设中——一楼的钢筋裸露，预示着将来要接建二楼；这些钢筋象征希望。家中常只有一两个房间，多名家庭成员同住，共用床铺。全家周末动员，一人一岗，以表对土地的归属和根植决心。

由于是非法占地，没有正式产权证。房前只挂着小牌子，写明街名、户主、街区号与地段号，作为非官方标识。

街道与房屋的不断建设，是社区活力的体现。人们急切追求进步、为自己及子女争取更好的生活。

七、基础设施的日常挑战

电力来自跨社区的高架线路，通过一整套木杆电线网筹供。每家对自己那根电线有明确标识，从不混淆。

饮用水则通过一根穿过社区的主管引入，多处开孔供居民取水。通常由妇女和青少年去取水，也可聘请“送水工”搬运桶水。大家对水极其珍惜，有些外圈房屋设置旧浴缸储水及收集雨水，体现出水资源地位之高。

那时社区里物尽其用，物品经过重复使用、重新利用和改造充分发挥价值。虽然多源于需求与节约，但也展现了创造力与集体智慧：一种文化中的想象力。晒衣服成为社区风景，衣物的颜色在黑色岩石与灰色水泥间显得格外醒目。

白天社区几乎空无一人，因为多数人白天外出工作，主要男人夜晚才归。尽管如此，本地仍有不少小型经济活动：简易食物摊、烤鸡坊、家制店铺、理发美容、汽车修理、轮胎修补、铁匠铺、自制门窗工坊……任何东西都可修补再用。这是日常生活中“循环经济”的体现。

八、危机、组织与觉醒

即便在国家首都、经济中心，贫困依旧存在，阿胡斯科与宪法广场(Zócalo)并不遥远。由于缺乏官方承认，政府不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

面对生存挑战，居民却充满希望，视自己为胜利者。他们认为，离开贫困乡村来到城市，让自己和孩子拥有土地和房屋，是一种彻底改变。虽然仍保留与故乡的联系，通过返乡参与宗教节庆等方式维系文化认同。

在教育项目框架下，我们提出并实施了多项计划，其中包括由玛丽亚·阿德拉·奥利维罗斯与安娜·弗朗西斯卡·帕洛梅拉修女创立的“成人教育文化圈”，成员时常在社区不同地点开展活跃式学习。

我们还接待来自美国、拉美的耶稣会士，以及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教育研究者，让他们来参观我们在Patria学院关闭后建立的新实践。

世上著名外交官豪尔赫·帕拉西奥斯与其伴侣克里斯蒂娜·戈达德，成为我们的常客。他们周五或周六夜来访，一瓶威士忌或白兰地入席，常聊至深夜。

忽然某日，市政府的Fideurbe信托宣布将要“合法化”社区土地，但先要收费，这引发居民集体恐慌。不少居民通过非法占地获取地块，也有人通过“权利转让”获得。面对被驱逐、失去土地的危机，居民迅速组织起来反击。

我们以街区为单位选出代表，形成自治结构。地方领袖涌现，男女皆有，大家每周举行代表大会，讨论社区事务。在项目理念中，我们一直强调“为社会行动而教育”。面对Fideurbe威胁，整个社区突然意识到自身处境，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建设。

九、成功及合法化转型

通过斗争与谈判，Fideurbe提出的费用与还款方式变得合理。所有人最终合法化其土地，没人被驱逐。这个过程成为社区历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居民成为合法土地与房屋的拥有者。

社区获得官方认可后，公共服务逐渐到位，更多街道路网铺设，各类公共设施兴起——学校、诊所、医院、健身房、电脑中心、餐厅等。纸板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多层住宅甚至小型公寓楼。社区在混乱中成长，却也在不断改善。

作为阿胡斯科项目的负责人，我在1975年前完成三年教学任务后转入神学学习。其他见习神父接任教育与社会工作。我搬到复活堂耶稣会神学院的住处继续住在社区，神学院决定让神学生集中居住于此。同时，我在伊波利坦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

我们与社会政策系达成协议，将课程设在社区内进行，吸引校内其他学生共同学习。师资阵容强大，有墨西哥本土教师，也有来自智利和玻利维亚的难民教授。社区现实令他们深受触动。由豪尔赫·阿隆索·桑切斯协调的一批研

究者出版了《城市斗争与资本积累》(1980, Casa Chata出版)，很快成为全球城市人类学经典，精准记录了阿胡斯科社区所发生的故事，也正是我所亲历。

十、岁月回望与情感延续

我在阿胡斯科度过了1972至1978年的六年，这段经历对我意义深远。最珍贵的是与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年龄的人共处，他们每天教给我尊严与人性的伟大。

这些人离开贫困土地来到城市，努力让熔岩之地变成可居之所。他们怀抱希望，建设房屋与道路，同时创造一种新文化，一种融合农村生活与城市节奏的新文化。今天，他们的子女正是这文化的见证，带着历史与根源。

2000年，26年后，佩德罗·迈耶和我再次回到阿胡斯科。社区熟悉却又陌生：更多铺好的街道、更多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电脑中心、餐厅……多层住宅、楼房取代纸板屋。佩德罗在当年拍摄地点重新取景的照片，记录下变化。我们还见到Keta女士，她虽已病重，但笑容依旧。

如今我偶尔还会经过阿胡斯科，这里的面貌已全然不同，我也难以辨认曾经的地方。我以乐观的心态认为，70年代定居者那种扎根精神，是墨西哥转型的象征。即便仍有贫困，情况也比几十年前好很多。

佩德罗这本献给阿胡斯科与其人民的书，是一段曾经存在的墨西哥生活的影像纪录，展现了个体及集体努力下的改变。社区居民是新墨西哥的建设者。

帕特里亚学院的关闭象征着耶稣会在教育使命上的重大转向：从服务上层阶级的精英，转而投身于为穷人和社会最边缘群体提供教育服务。这一变化是全球耶稣会运动的一部分，也响应了巴西教育家保罗·弗雷雷的教育理念，他主张批判性意识与社会正义。耶稣会教育开始致力于激发民众的批判思维和组织能力，从而参与社会变革。

德尔蒙特

作者：佩德罗·迈耶

不久前，我曾亲历那场神话般的阿万达罗摇滚音乐节。成千上万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潮水般涌向那里，在主舞台附近扎营数日。当时快餐连锁尚未普及，他们主要靠罐头食品维持生活——因此，罐头也自然成了他们营地饮食的主要载体。

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正创作他著名的《金宝汤罐头》系列画作。这是对日常生活、一种罐头文化的颂歌，也成为流行艺术的象征。沃霍尔选择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物件，将其转化为艺术，挑战了传统对“高雅”或“崇高”题材的偏见。他的作品由此引发了关于艺术边界与可能性的深刻讨论。

如今，我看到阿胡斯科的居民将一只回收的德尔蒙特番茄酱罐头，变成盛放观赏植物的花盆时，便不禁想向那种艺术性与创造力致敬。这种自由无需画廊与博物馆作舞台也能自然流露。阿胡斯科历来就是一个资源再利用的地方——早在世界普遍提倡环保责任的几十年前，这里的居民早已身体力行。

时间与星辰

作者：萨尔瓦多·“查瓦”·乌埃尔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就是我的。我的孙女们问我：“发生了什么？”她们想知道一切是如何开始的，我们是怎么做的，教堂是不是已经在那里。但不，那时什么都没有。

拉坎德拉里亚村后面只有一座火山和满地的岩石：一片黑色而荒凉的景象。直线行走根本不可能，每走一步就会遇到一个坑，接着又是一个、还有更多。我们不得不绕开这些巨大坑洞，或绕过那些无法穿越的山丘。拉坎德拉里亚村把这些熔岩地卖了，价格是别人给的，于是人们开始想象如何建造那些还不存在的街道。

正是邻居们自己和拉坎德拉里亚的人们组织起来，凑钱买了卡车运土，填平坑洞，夷平熔岩山丘。就这样，渐渐地，他们开辟了贯穿整个社区、连接拉坎德拉里亚主街的第一条街道。那是一条简陋的新土路，但却是开始。

那条路总是挤满了人。从凌晨四点到晚上十一点，离开去工作的路人络绎不绝。我的家人和我生活在没有电、没有时钟、什么都没有的环境里。我用在农场学到的天文学知识为指引，那时候那

里也没有电和便利设施。我们用星星，特别是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来计算时间。看着启明星在山上的位置，我就知道凌晨四点到了，那是我出门工作的信号。

路程并不轻松。我们得步行好几公里，才能到达特拉尔潘大道或北分路，那里才能搭上交通工具。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返回家时，我看到的唯一光是黎明的曙光，周日的时候，我宁愿睡觉而不是去踢足球。

阿胡斯科社区的那条街道上，星光照亮着我们的时间，来来往往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在这里相互问候、交谈，也一起解决问题。

土地被准确测量和划分。卖地的人亲自规划了宽阔的街道，并赋予它们至今仍沿用的名字。

简介

佩德罗·迈耶

佩德罗·迈耶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成为一名摄影师，但由于当时没有正式的摄影学校，他便自学成才。他的职业生涯始终是在技术与视觉叙事之间不断探索。佩德罗创办了“摄影艺术集团”，推动了首次拉美摄影研讨会，并成立了墨西哥摄影理事会。随后，他开发了ZoneZero，这是第一个专门展示摄影作品的互联网网站，发布了超过1500位摄影师的作品。他还是首个推出摄影CD-ROM“Photographing to Remember”的先锋，其回顾展“异端”曾在17个国家的60多个博物馆展出。此外，佩德罗还创立了佩德罗·迈耶基金会和“四十街摄影博物馆”。自2020年以来，他致力于“米拉马尔收藏”，这是一个包含六十年作品、超过四十本书的系列，聚焦于图像、记忆与不断变革时代的生活思考。

鲁本·阿吉拉尔

鲁本·阿吉拉尔是一位墨西哥学者、记者和顾问，在政治与社会传播领域拥有卓越的成就。曾是耶稣会士和萨尔瓦多游击队员，他在文森特·福克斯政府期间担任总统府发言人。阿吉拉尔拥有墨西哥伊贝罗美洲大学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曾任大学教授，专注于政府传播策略，并为国际组织提供咨询服务。他著有二十多本书籍，并定期在《Animal Político》和《Nexos》等国内主流媒体发表文章。

萨尔瓦多·韦尔塔

他是一个与体力劳动和土地有着深厚联系的人。从小参与农业和畜牧业工作，16岁时正式开始学习泥瓦匠手艺。在阿胡斯科社区建设中，他是关键人物，并以社区领袖身份脱颖而出。二十多年来，他负责监督墨西哥城多个重要的园艺和维护项目。自2000年起，他与摄影师佩德罗·迈耶紧密合作。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他是一位跨領域的視覺藝術家，其創作專注於感知、想像、記憶以及時間與空間的概念，並以此為中心軸來創作敘事，質疑我們建構現實的方式。他的作品透過錄影藝術、錄影裝置、自創攝影、實驗音樂、文字寫作和詩歌等方式發展，探索數位化文化背景下人類、科技和自然之間的交集。他目前與 Pedro Meyer 合作，擔任 Miramar 書籍集的編輯設計師與編輯，以及 Galería Casa Coyoacán 的策展人與博物館設計師。

希梅娜·桑帕约

她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学习视觉艺术。作为新一代视觉创作者，她探索图像不断变化的本质，视其作为一种表达媒介。她的作品展现了一个充满同理心与活力的世界观，仿佛不断变化的万花筒。目前，她担任佩德罗·迈耶的助理，并负责编辑米拉马尔系列中的部分作品。

米拉马尔系列即将出版书目

算法

自画像

阿万达罗, 1971年

古巴, 1979-2009, 第一卷与第二卷

从这里到彼岸

1968年记忆

环球剧院

摄影以铭记

韦胡特拉

伊克斯特利尔科大镇

米斯特卡地区

拉萨罗·卡德纳斯市的鱒鱼

火箭燃放一整天 — 更新版

桑地尼斯塔见证, 1978-1984

厄瓜多尔, 1982-2010, 第一卷与第二卷

维尔吉利奥

尤马, 1984-1989

以及其他23部正在制作中的作品。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米拉马尔系列书籍的信息, 请扫描二维码。

感谢所有为本系列做出贡献的朋友们。



备注

作者说明:

有一条需要澄清:本版本中所有的错误完全由我本人承担。我知道自己没有全部的工具去避免这些错误,但出版这些书的愿望远大于犯错的风险。亲爱的读者,希望您能理解这在完美与尽力之间的微妙平衡。

佩德罗·迈耶基金会(Fundación Pedro Meyer, A.C.)支持版权保护。版权激励创造力,维护思想与知识的多样性,促进自由表达,助力文化的繁荣发展。

感谢您购买本授权版本并尊重版权法。您的支持助力作者与创作者,让基金会得以继续推动文化作品的发展。

本书中绝大多数照片均由佩德罗·迈耶创作。

本书于2025年8月在墨西哥瓦哈卡的Repro.Gráfica, S.C.印刷厂完成印刷。

© Colonia Ajusco, 佩德罗·迈耶
2025年第一版

本版共印刷三百册,编号发行;
其中99册附有签名的原创照片。

编号:
(EJEMPLAR N.º)



PEDRO MEYER